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庶务日记

老 向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老舍代表作

图书记分类号 (CIP) 2000

著者：老舍 -- 著者：老舍 -- 著者：老舍 -- 著者：老舍 -- 著者：老舍

出版：2000.10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ISBN 7-208-02237-4

底务日记

1. ①老舍 -- 著者：老舍 -- 著者：老舍 -- 著者：老舍 -- 著者：老舍

2. ①老舍 -- 著者：老舍 -- 著者：老舍 -- 著者：老舍 -- 著者：老舍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2000.10 出版 2000.10 出版 2000.10 出版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老向代表作：庶务日记 / 老向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老… II. ①老…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677 号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老 向 小 传

老向（1901.10—1968.8），原名王向辰，河北束鹿人。由读私塾直接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20年后担任过小学校长。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26年停止学业，和何容一起参加北伐革命军，到武汉朱培德师任政治部指导员。1928年随军赴南京，在政府的司法行政部做课员。1929年重返北京大学学习，第二年毕业后先后在青岛大学、吉林大学任教职员。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会，同时创作民谣和故事，发挥出写通俗文学的才能。大部分作品发表于《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上。长篇小说《庶务日记》讽刺腐败的政府官僚机构。其主要小说、散文收入《黄土泥》、《民间集》，被称为“幽默作家”。

抗战后他到武汉，和何容一起帮助冯玉祥办《抗到底》月刊，致力于抗战通俗文学的创作，其《抗日三字经》曾发行三百万册分送到前线，后去重庆北碚，进国立编译馆。复员后随馆返南京，继续任职，同时做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委员、省议员和监察委员。曾参与北平国剧学会的恢复和修订国剧剧本，记录民间艺人高元钧曲目的工作。解放后在重庆市文化局搞戏曲改革，写川剧剧本《柴市节》等，并任通俗文艺编辑。1958年被划为右派，调重庆市艺术馆戏曲改革工作委员会管理资料，后并入重庆市川剧院，整理过老艺人李树成、张德成等的舞台艺术历史。“文革”中去世。

目 录

老向小传.....	1
-----------	---

长篇小说

庶务日记	3
------------	---

中篇小说

秃油锤.....	59
----------	----

短篇小说

村儿辍学记.....	81
糖瓜祭灶.....	87
故都黎明的一条胡同儿里.....	90
换一换年头吧.....	94
掉在井里.....	97
寄包裹	101
其实	103
半疯	109

郊外窥井记	114
城姑下乡记	118
乐园遇难记	129
露生子	135
灶神絮语	143
逮走	146
背运的连锁	149
一日之内	154
赶考记	159
难产记愚	164

散 文

村声	173
柳芽儿和榆钱儿	176
乡下人的春天	178
扫帚	181
定县的平民教育	185
孙伏园先生	193
磨而不灭录	198
年节旧账	204
北伐文献拾遗	208
编爆在湖南	215
前线通信	219
烟酒不分家	222
月亮故乡好	224

段承泽与武训	228
民间艺人	231
抗儿诞生记	233
酷暑一日	236
记缺德轩	239

说唱作品

居官书绅歌	245
鼠窃横行	246
抗日三字经	251
关于抗日三字经	255
抗日千字文	257
关于抗日千字文	260

老向主要著作书目	262
----------------	-----

长 篇 小 说

庶务日记

四月二十四日

高科长来了。高科长说过：“那个公鸭嗓儿的卖青菜的一吆喝，我就知道是上衙门的时候儿了，用不着看表。”

我们正站在院里一棵玉兰花旁边闲说话儿，猛听见门岗放开了嗓门儿喊一声“立正”，不用抬头，就知道是高科长来了。——门岗要不是对庶务科长这样正管儿上司，不会卖那么大力气喊“立正”。

我们装出急急忙忙的要到办公室去的神气，紧走了两步，忖着劲儿恰巧到了办公室的门口儿，科长跟着也到了；于是我们站立两厢，让科长先进去。这虽然是细节，可是在混衙门的人就不容无视。科长对于这一点儿，曾经面奖，说我懂规矩。赵科员虽然在法国待了好几年，可是他没有这点儿机伶劲儿，所以他每月比咱少挣五元而只有四十五。

当差的，不，工友，给科长打了个手巾把儿，两头凉，中间热，拧成麻花的样子。科长一边儿擦着脸，一边儿说：“次长公馆在九点半钟要两辆汽车，想着点儿，别误了。”这是对我说的。我立刻拿起笔来就记在便条儿上，大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这点儿事还会记不住？”的气概。

“次长公馆要打书架子，材料要顶贵的。你去金陵大学图书馆，找他的主任，参观他们的架子的样式，比着做。”这是科长命令赵科员的话。

“哈次长家里，屋里都满了，哈再要书架在哪儿摆呢？”赵科员怀疑的说。“哈”是他的口头语儿。

科长瞅了他一眼，没言语。赵科员还以为是科长接受了他的高见，很得意；又接着说：

“哈不该是南京的木匠太笨，怕做不了；哈像法国的书架子……”

“又是法国，又是法国！你眼前是在中国呢，你知道吗？”高科长说的声音并不高，可是很有劲，颜色也涂着适宜的严厉。

赵科员当头挨了一棒，好像下象棋被人打了“闷宫儿”，紫着脸，拿起帽子来，说：“哈么我就到金陵大学去就是。”

赵科员出去了，科长似乎余怒未息，说：“真讨厌！动不动就提法国，好像法国是他们家里的。要没有你们这些外国通，中国的事儿还不至于这么糟。咱没到过法国，一月照样儿拿他三百五，你在法国待了十二年，也不过净给人家送豆汁儿来着。”

“真是的！”我接了这么一句。我常接上这一句，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今天是次长太太上芜湖去，我得送她上船，到九点你想着告诉我一声儿，我此刻要到吴秘书屋里去。”科长这样说了，又点着一枝烟，才迈着沉着的官步儿出了办公室。

我又用笔在那便条儿上“九点半，公馆，汽车”之下，添了“九点，科长送”几个字。然后扯下这张便条儿，贴在眼前的墙上。科长嘱咐了会子，真个的再忘了，那还算什么公事？

吴秘书要到云南去调查什么案子，我们语焉不详，就知道他自己说：“这是充军去。”当人们向他道喜的时候儿。可是科长们的私议，说他要运动公报处的处长，而现任的朱处长是次长的人，所以他这趟远差使就决定了。可也有说这是次长赈济他。总而言之，衙门里的事儿，复杂。

公报处朱处长提议要给吴秘书饯行，当然没有不伸着双手赞成的。因为作官要免去应酬，似乎也太寂寞了。每逢宴会，定酒席当然是庶务的责任。可是在哪一家饭庄，他们的意见分歧，老也决不定。先写了一批请客帖，说是在北门桥；后来又改在府东街；还没五分钟，又说改在次长公馆，因为这样儿，在吃饭前后还可以打八圈牌；可是又有人说饭庄来回车钱，再加上烩菜钱，至少得多费四五十元；于是“在次长公馆”这个提议取消，还是到府东街。

这一批请客帖刚刚打发清楚，吴秘书要还席的一批接着又来了。“来而不往，

非礼也”，作官的万不能输理。不过书记们最怕给吴秘书写东西，因为他要看着哪个字儿写得不如意，他会当面撕了；把书记大骂一顿。他太要面子，平常穿的衣服上连个褶都没有，永远像是新换上的；未曾坐下，先看看椅子。喝水轻易不用别人的茶杯。衙门里都说他又尖又酸。

次长也要了十个请客帖去，不知道是请谁。

这样儿，这上午的办公时间，就很容易混过去了。可是忙的连报也没有顾得看。

下午一点多钟，高科长自江边儿上回来。不住的称道次长太太的能干，要不是岁数太大了，简直可以说是模范女性。他自己认为可笑似的，这样说：“刚白码头上送走一位太太，又从车站上接来一位柳女上。”他认为最得意的是同柳女士坐着一辆汽车在马路上跑。这一次才使他不能不打心里称赞柳女士的美丽。

赵科员进来报告他到金陵大学参观书架子的结果。他说：“哈木料是麻力的最好，松木有胶质，黏书皮，不很好。哈宽里最多不能过三尺，再宽了，中间最容易压得凹下去。哈高里不能过六尺五，再高拿书就不方便了。”

“作几层啊？”科长问。

“哈，我没看清；哈木匠总知道……”赵科员回答着没什么把握。可是科长没有再往下追，只说：“你去叫木厂里老板，领着他去看看样子，讲讲价儿。”

赵科员听了刚要走，科长又说：“回来！次长公馆要搭凉棚！你想着这件事儿！等次长太太回来了再搭！昨天酱油是打哪儿买的呀？”

“哈是在府东街买的。怎么样，还能用么？”赵科员问。

“下回还买那儿的！今天我问次长太太，说比上次买的那个略好一点儿。”

“高科长！处长在秘书室，请你就去！”一位工友这样说。

“好。就去！”科长说，“没别的事儿，又是要汽车。公家这么几辆破车，谁也想揩油！”说罢，吸着烟去了。

四月二十五日

我亲眼看见高科长在五分钟内打了两个重要的哈气：一个是在他刚走进衙门，对着门岗扬手还礼的时候儿，嘴张得极大，时间也长；一个是跟赵科员说话

的时候儿，嘴虽不大，而表示疲倦的程度却很深。

“我才真是冤大头呢，输钱还不算，还得陪着他们熬夜！待会儿我得回去睡觉，大概次长在上午也不能来。”高科长懒洋洋的这样说。

“北伐军克复了济南，科长听得说了没有？”我这样插了一句。也可以说是“管丈母娘叫大嫂——没话找话儿”。

“昨天夜里就听说了，外交部的一个人给次长打电话说革命军到了济南；那时候几次长刚和了个满贯，赢了好几百块。”科长说。

“哈不用问，柳女士一定在旁边支着儿来。”赵科员说。

“你怎么知道？”高科长对赵科员诘问着，显然的表示无限的惊讶。

“哈全衙门里的人，有几个不知道的呀？”赵科员说着，狡猾的一笑，仿佛说不要瞧不起老赵，老赵也会知道别人的，甚而至于次长的秘密。

高科长听了，拼命的吸了两口烟，也似乎正在找话说。这时候儿，搭凉棚的老板开了一张估单，拿着进来；书记把工友们的工资簿已经造好，也拿着进来；科长接过估单去，还没有顾得看，朱处长和吴秘书又大声说笑着进来。一间庶务办公室，立刻挤满了。

“老赵！我听说上月你的小脚儿媳妇儿找上你来了，你怎么说是你妈来了呢？”吴秘书见了赵科员，照例要痛痛快快的嘲笑一阵。

“没有啥么回子事！”赵科员万分局促的说，脸上红红的，预备跑出去。

“别跑，老赵，有正经话讲！”吴秘书说。

“您老人家有什么话？”赵科员果然停住脚不动。

“昨几个次长夸奖你来，说赵某人面带忠厚，人甚老成，……”

“哈我谢谢吴秘书。哈请你老人家提拔提拔吧！”

“嘿！”朱处长说，“瞧老赵，嘴里还有这一套呢！净跟着你们高科长学的吧？”

高科长听了一笑。这时候儿，那位搭棚的老板躲出去了。

“你们也睡了一会儿没有？”高科长问。

“没有。”吴秘书答，“要干上两口这个，”说着打了个吸食鸦片的手势，“要

支持多久就支持多久。你走了以后，我瞧着司长是支持不住了，还没容我说话，次长早就让人把灯预备好了。这，咱们还有什么客气的？我告诉你，嫖跟赌，和鸦片烟是夜间三友，离开是绝对办不了的。”

“先不要开你的话匣子！”处长说，“我跟高科长说一件正经事。”说着凑到科长的耳朵那儿去，低声说，“今天下午次长请客，您想着派两辆汽车去，给他接客人！”

“好好！可是请您告诉我，次长请谁呀？”高科长把声音也放得很低的这样问。

“请谁？”处长说着用手指头在茶杯里蘸了点儿水，在桌面儿上写了一个“女”字。接着摇了摇头，表示不甚以为然的意思。

“怪不得要了请客帖去自己写，”我心里的话，“原来里边还有许多的拐弯儿抹角儿呢。”

“反正太太已经躲开了，怕什么？”吴秘书插空儿找补上了一句。

“到时候儿，您派车去就是了，不要等他要最好。”公报处长说着同吴秘书就往外走。

“就是，就是，绝对误不了！”高科长说着也往外走，回过头儿来说，“你替我记着点儿！”

好了，庶务室暂时寂静了。

“老赵！”我叫了他一声说，“什么事儿啦这是？怎么看着那么鬼鬼祟祟的？”

赵科员把眼睛轮了一下，瞧着屋里没别人，悄悄的说：“哈咱们说个乡下话儿吧，哈柳女士这两天跟次长嫖的一块儿，拿棍子打，都打不开了。”说完咧着厚嘴唇直笑，好像是很得意这句的修辞。

刚说到这儿，那搭棚的老板又到屋里来，说：“我把估单放在这儿，待会儿请科长看一下子，我听他老人家的信吧？”可是他的话还没完，可巧高科长打外边儿进来了。

“怎么样？”高科长说，“你开的价钱太贵！你到次长公馆里看过了？等次长太太回来了再搭。我现在没工夫，晚上你到我家里去，再讲价钱，现在你先回

去!”

那老板的两只大眼睛一个劲儿的转，嘴里间断着应了几个“是!”心领神会，得意的退出去。

“请示科长，哈小孩儿蚊帐和小孩儿床能出公账么?”赵科员说着，随手儿把一张发单送到科长的面前去。

“我不是早就告诉你，凡次长公馆里用的东西，都改成公账么?”科长说。

“哈改是改了，哈你看这不是开的部里的发票么?不过，哈部里没有小孩儿，哈别人要问为什么要买小孩儿蚊帐?……”赵科员说到这儿不往下说，单候科长的口示。

高科长沉吟不语，拿着那张发票出神。

“还有，”赵科员说，“次长小姐荐来的那位工友，给多少钱?按规矩，新来的工友都是十二元。”

“这不能按十二元给。”科长说，“这张发单先搁在这儿。你先去看他们信差谁在家，让他立刻到次长公馆里去。”

赵科员出去了，高科长也戴上帽子回了公馆。十二点到了，下衙门的铃铛一响，并没有剩下几个人从大门里走出去。因为一部分没有来，一部分早散了。

下午奉命参加一个中华国民拒毒会，有人报告说，今年中国自种鸦片收成很厚，销路也不坏。有人说盼望中国能达到自种自吸的地步，也可以挽回利权。归来雇人力车一辆，车钱小洋两毛，折合大洋壹角柒分五，出公账。

到四点钟的时候儿，我要去找科长告诉他说：“该给公馆派车去了。”赵科员说：“哈你最好不要找钉子碰!”

“怎么?”我有点儿莫名其妙。

“哈咱们科长让次长给抹了一鼻子灰。”赵科员低声的说，伴着天真的一笑。

“为什么呢?”我问。

“哈适才他给次长公馆打电话，问预备什么酒，那里说什么酒也不要;哈又问买什么烟，那里说什么烟都买妥了;又问，哈什么时候儿派汽车去好，那里说无缘无故派车干什么。你瞧，这三个钉子有多么硬?”